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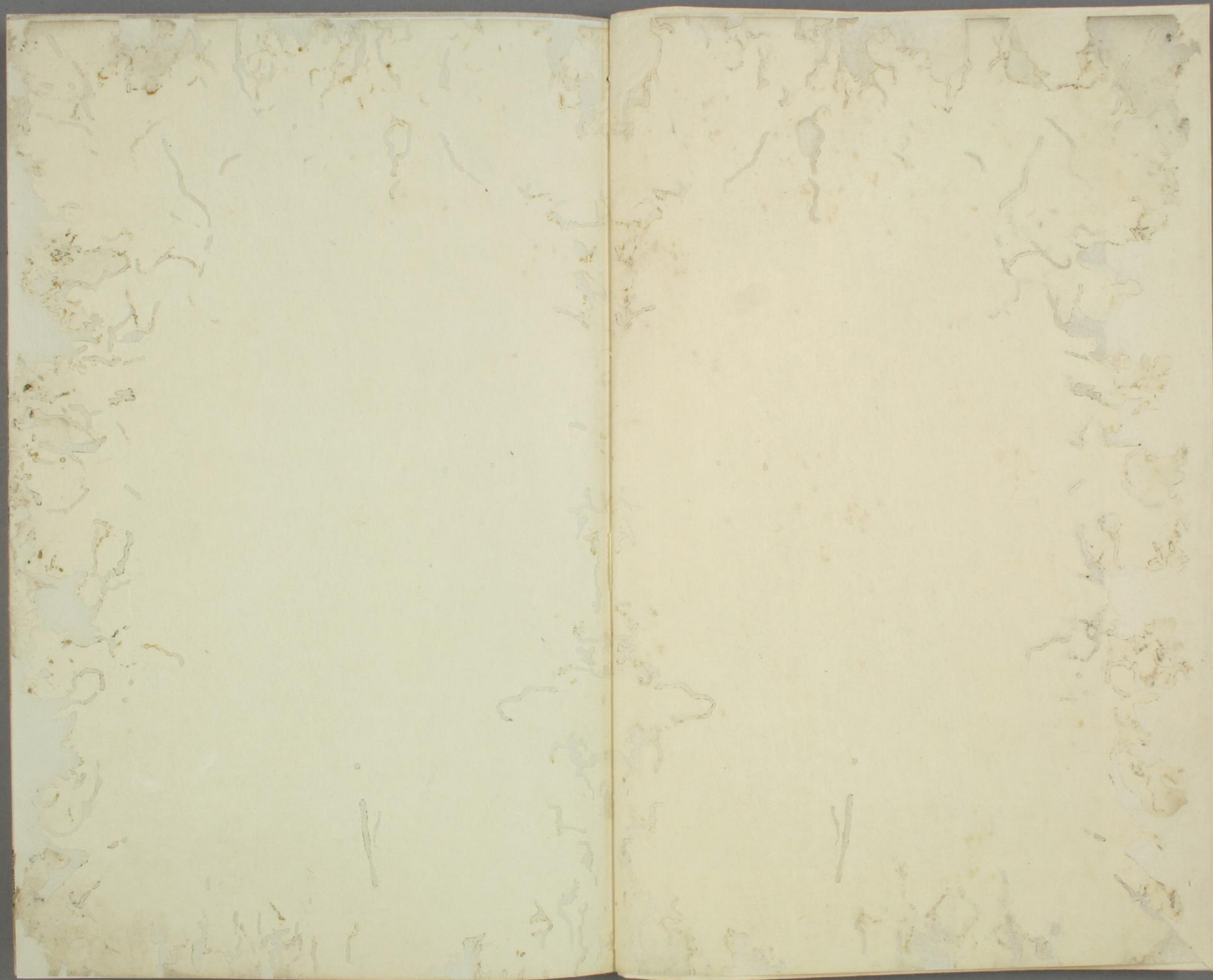


二
平
郷
黨

四
十七

服部文庫
117
221
5





117
2560
5



論語徵戊

日本 物茂卿 著

子罕言利。絕句。與命與仁。蓋孔子言利則必與命俱。必與仁俱。其單言利者。幾希也。舊註利命仁皆孔子所罕言。是八字一句。中間不絕。失於辭矣。且聖人之道。安民之道也。而敬天為本。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命與仁君子所以為君子。孔子豈罕言之哉。何晏以來。諸儒不得於辭。而強為之解。不可從矣。至於程朱。謂命為天道賦物之理。仁為本心之德。以成其罕言。是自家

孔子曰堯曰篇
又曰里仁篇

學三事書大禹謨
易文言

學言時所無也。夫聖人安民之道，天下六利焉。處三
事利，用厚生居其二。易大傳曰：以美利利天下，不言
所利大矣哉。而孔子罕言者何？蓋聖人智大思深，能
知真利之所在，於是為天下後世建之道，俾由此以
行之。後王後賢，遵道而行，不必求利，而利在其中。若
或以求利為心，凡人心躁智短，所見皆小利耳。其心
以為利而不知害從之矣。故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
人喻於利。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無見小利，大
學曰：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夫心躁則不知命，知短
則不知仁，舍命與仁，唯利是視，所以蹈禍。故孔子與

孔子喻於利里仁篇
放於利而行同
無見小利子路篇

安富尊榮孟子盡心篇

命與仁立之防也。原思琴張之徒，熟視而深識之所
錄如此章，豈後世所能及哉？世有以此章與孟子梁
惠王首章並按，嚴於義利之辨者，甚乃至以大學以
義為利，謂戰國術士啗人以利之言，妄哉。如孟子時
百家競興，以功利立說，故孟子應聘初謁之日，以此
一言杜絕管商之流，以明唐虞三代之德，要之爭宗
門之言，是孟子所以為儒家者流之祖，非復孔氏之
舊也。大學之言，果啗人以利乎？則孟子亦何曰：安富
尊榮，富尊榮非利而何？夫天下熙熙，為利而來，凡
人之六情也。人之為道而遠人，豈足以

一利一亦豈足以爲道乎。孔子所以罕言利者，所等
在所究大小，而非聖人之惡利也。且所謂義者，先王
之古義也。後世儒者不知道，又不知義，而謂道者當
行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其所謂道義，皆取諸
其臆，不過其所創天理人欲之說耳。是其源佛老之
習，淪於骨髓。視聖人若達磨，惠能乃曰：唯見義理，所
在而利害，非所問焉。其究必至於離世絕物，槁死於
山林，而後充其蚯蚓之操。悲哉！是又讀此章者所當
識也。

鄭玄曰：達巷者，黨名。後註家因之，然曰：巷曰黨，達巷

豈黨名乎？如儀封人，封人是官名，其人以官行，故不
著姓名。黨人，豈官名亦豈與？春秋人微者一例乎？且
其人能知孔子，豈容沒姓名？蓋疑達巷是姓，黨人是
名。春秋蔡桓侯名封人，鄭語字子人，齊懿公名商人，
又有賓媚人，魯有公冉務人，陳有公孫佗人，臧孫氏
有漆雕馬人，列子有伯昏瞀人，可以例焉。天哉！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其人能知孔子而贊之也。何註美
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得之？尹彥明曰：見孔
子之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
羨慕其人而不知者，也可謂臆見已果耳。曰：大哉！

上區六儒以知聖人自負而不與人知也。必也見
貶意。見一生其心不平。其失於辭者。不亦宜乎。且
當時所謂博學。豈後世胸藏二酉之謂乎。止謂博學
道藝。故孔子承之以射御。韓愈未出。儒者尚不失古
孰謂朱子勝何晏乎。執御執射。如執禮執經之執。謂
以一藝自名而教人者也。後世昧古言。何朱皆不識
其義。故不穩。執禮見戴記。執經見開元禮。孔子於六
藝而取乎射御。於射御而又取乎御。蓋禮樂道之大
者。君子之事故。謙不敢當。書數府史胥徒所先。故君
子不任。是其所以取乎射御也。而射義曰。射者。射為

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曲禮曰。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少儀曰。問
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
御。未能御。是古者以御為子弟之職。孔子亦自言。執
御以為子弟之師耳。

吾從衆。吾從下。是孔子深知先王之禮也。蓋禮雖先
王所定。然亦有有義者。有無義者。其無義者。則先王
一時從俗者。故今又從俗改之。不為違禮。若其有義
者。則待不謹守之也。故君子曰。先王制禮而不敢
曰也。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仁有解此。公為聖人

權衡禮豈事之倫哉。其人之不_也也。又譏
和_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而曰事苟無害於
義則俗即是道。外俗更無所謂道。是其人又不知道
也。道者古聖人之所建。豈謂世俗所為即道可乎。亦
佛氏法身徧法界之見耳。且所謂從衆者。本謂從儉
也。儉謂節用也。禮器曰。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
而致其義焉。爾。是先王制禮定其度數時。既以財為
之節。然世久時移。而古之儉亦有今變為奢者。如麻
冕是也。故孔子從衆為深得於禮。不違先王之心。後
儒不知以禮論之。而唯理是言。可謂亂道已。拜下禮

也。王肅註。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按邢昺
疏。成字上脫一升字。疏云。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
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勝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
下。再拜替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
再拜替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禮。天
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篚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
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
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替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
行禮。一拜然後升成禮也。朱註。臣與君行禮。當拜於
下。下辭之乃升成拜。非矣。蓋禮君若_下。則之_則再

君辭之則既再拜於下。又升而再拜。皆首於上。朱註曰。當拜於堂下。則似謂君辭之則不拜於下。止拜於上而已。然本文不言其為何禮。則亦不可識其為何禮。已後世僅於燕禮而得其一二。故王肅援以解之。今學者固執其說。而謂孔子語君臣之禮亦鑿矣。

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朱註母史記作無是也。此朱子每執母禁止辭。故云爾。殊不知古書母無通用。本無差別也。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此章乃語化境也。不啻孔子。凡妙一藝者。皆有化境。孔子之化。其可

得見者乃在禮。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是此章之義也。事至則以禮應之。若初不經意。故曰。母意變則禮從而變。前無期待。後無固滯。故曰。母必。母固。唯有先王之禮而已。無復有孔子。故曰。母我。何有於我哉。可併証矣。大氏一部論語。可為後世心學之祖者。唯此耳。然當孔子時。豈有心學哉。子思贊孔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鄉黨形容孔子。唯禮耳。夫孔子之智。豈門人之所能測哉。故當時之觀孔子。皆在禮也。故母意必固我。以孔子行禮解之。而後

不步琴張意焉。後世儒者不知孔子之即古聖

人之道。古聖人之道。唯禮盡之。其論言曰。以義理
義理無憑。猖狂自恣。豈不謬乎。且動容周旋中禮。盛
德之至者。雖非聖人。亦能之。故此章所言。非贊孔子
之至者。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乃以其聖德已。學者察
諸。朱子解意為私意。猶如其解格物。私字重。意字輕。
可謂妄已。解我為私已。私意私已何別。仁齋又以意
為計較。夫聖人亦人耳。豈無計較乎。又解無固曰。唯
善是從。無所凝滯。解無我曰。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是
無固無我何別。皆專尚知見。而不識聖人之道為禮。
故殊致不通耳。何晏解毋意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

猶之可矣。毋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
固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可謂憤憤已。毋我曰。述
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
身。此其書實不出一手。故四句三意叢然。而第一句
猶為近古。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者道之別名。謂禮樂也。朱
註。道之顯者。謂之文。猶之可矣。不曰道而曰文。亦謙
辭。夫道之顯者。豈容謙乎。是其意貴隱賤。顯貴精賤。
粗依然。老莊之遺。故有此言耳。仁齋曰。先王之遺文。
道之所寓也。殊不知承文王既沒。文之一之。豈

遺文之義乎。孔安國曰：文王既沒，孔子謂後死者非也。此孔子對其先輩自謂耳，並生同學而後死，是謂之後死者。上距文王五百年，豈得謂後死者乎。大氏此章之意，所重在文王之道，天未欲喪文王之道。孔子被害，則文王之道喪，故知匡人不能害我也。解者多歸重孔子，大失孔子語氣，不可不察。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何註疑孔子多能於小藝，是其意謂太宰疑世稱孔子為聖人，故曰：夫子世所謂聖人歟。果其言之是乎，何其多能也。此解與太宰知我乎相應。孔子聞其譏已，而謂太宰可謂善知我。

也。然君子多乎以下。殊宰蓋以多能為聖。此解

何其多能何者，何其多能，故孔子知其多能，故孔子知其多能。此解與太宰知我乎相應。孔子聞其譏已，而謂太宰可謂善知我。

言太宰豈以我為智者故多能邪。是不然也。吾賤故多能，多能非君子所貴焉。太宰以聖孔子以智，此太宰以智為聖，故孔子承之以智，不復深辨已。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固又相喚文法為爾。縱束之反作者之謂聖。孔子雖聰明睿知，文武之道未墜地，故未能制作，猶如天東之然。然天若或縱之，必將當制作之任。朱註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非矣。吾不試故藝。言由閒暇故得兼習藝。觀宰曰：命，而琴張所

遺夫之義乎。孔安國曰：文王既沒，孔子謂後死者非也。此孔子對其先輩自謂耳，並生同學而後死，是謂之後死者。上距文王五百年，豈得謂後死者乎？大氏此章之意，所重在文王之道，天未欲喪文王之道。孔子被害，則文王之道喪，故知匡人不能害我也。解者多歸重孔子，大失孔子語氣，不可不察。

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何註疑孔子多能於小藝，是其意謂太宰疑世稱孔子為聖人，故曰：夫子世所謂聖人歟？果其言之是乎？何其多能也？此解與太宰知我乎相應。孔子聞其譏已而謂太宰可謂善知我

也。然君子多乎以下，殊不相應，故不可從矣。朱註：太宰蓋以多能為聖，此解得之。然太宰知我乎，知去聲。言太宰豈以我為智者故多能邪？是不然也。吾賤故多能，多能非君子所貴焉。太宰以聖，孔子以智，此太宰以智為聖，故孔子承之以智，不復深辨已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固又相喚，文法為爾。縱束之反，作者之謂聖。孔子雖聰明睿知，文武之道未墜地，故未能制作，猶如天東之然。然天若或縱之，必將當制作之任。朱註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非矣。吾不試，故藝。言由閒暇，故得兼習藝。觀宰曰：論而琴張所

錄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去聲。何註。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可謂善解古文辭已。蓋孔子平日答門弟子之問。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門弟子或以夫子為隱。故孔子又有此言。大氏自智者。多愛惜其所知。不欲輒告諸人。孔子自言我豈有自智之心。而惜其所知哉。鄙夫問於我。則竭兩端。門人則否。教誨之道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如

孔子謙曰已無知識

朱子解。豈難事哉。何晏何。故作此迂曲解。當知是古來相傳之說。古時之言。蓋有之。宋儒不識古文辭。又蔑視漢儒。故弗察耳。空空與慳慳同。博雅慳慳。誠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邢昺曰。傷時無明君也。得之。孔子又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亦此意。蓋鳳鳥河圖。制作之瑞。聖王出則孔子得當制作之任。而盡其所學。聖王不出。孔子不能竭其才。所以嘆也。祇制作必在革命之世。故孔子不欲顯言之。乃以鳳鳥河圖言之耳。後世儒者昧乎聖字之義。故不知此意。又歐陽脩破祥瑞之說。其言辯。可觀。殊不知

孔子又曰述而篇

論語

聖人以神道設教。豈凡人所能識。儒出而古先
聖王之道壞矣。其禍殆甚於佛老悲哉。
子見齊衰者。句。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句。何本見之
屬下句。非也。有喪者多不來見。入故以見諸。它處為
辭。不言斬衰者。以輕包重也。冕衣裳盛服者也。古註
曰。大夫之服。此固然。然此非貴爵矣。彼盛服來見。故
起敬不爾。何言冕衣裳乎。若必以大夫之服而起敬。
則孔子亦嘗為大夫。雖大夫以燕服來見。何必起敬。
彼盛服則吾起敬。禮當然也。瞽者謂師也。古者教人
以禮樂。詔禮者謂之執禮者。詔樂者為瞽者。殷學曰。

瞽目盲也。又目合也。

瞽宗可以見爾。故瞽者為人師者也。故又謂之師。孔
子所以起敬是已。後世不知古。徒以為瞎子之稱。故
舊註恤不成人。非也。恤而起敬。果何謂乎。少去聲。雖
年少者必起敬。朱註或曰。少當作坐。是必欲以坐對
作。可謂昧乎古文辭。蓋見齊衰者。以見諸。它處為辭。
故曰過之必趨。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以來見為辭。
故曰雖少必作。是互文見意。其實不拘。非識古文辭。
亦不能讀已。

顏淵喟然嘆。雖無上事。載在論語。嘆孔子之不可及
也。宋儒謂嘆道體是所嘆止在高。後殊不知包。

盡一章矣。仁齋謂喜得夫子之善語，學問有所成，就是所嘆止在後文。殊不知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亦謂不可及也。則高堅前後亦謂不可及，何別乎？且道體二字，古所無也。宋儒專尚知見，故有此言。殊不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子即道道，即孔子故。孔門本無道體之說。志道者求諸孔子，孔子亦曰吾道一以貫之。揚雄曰：顏子潛心，孔子為得之矣。仁齋昧乎嘆字，嘆是嘆息，豈容以喜解之乎？朱子曰：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見其高而仰之，雖仰不見其絕頂，故曰彌高用力而求入，堅而不可入，謂閭奧之不可

知見點本不宗

用之則行述而篇

孔子亦曰里仁篇

揚雄法言問神篇

到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朱註恍惚不可為象，本何註。然此道體之說，終墮佛老。仁齋曰：不可執之也。猶是道體之見，殊不知二句謂夫子所為出已意外也。故合四句皆謂孔子之不可及而不易窺，已是潛心。夫子不如遵夫子之教，故次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我者，博我知見也。約我者，納我於道也。文本合指詩書六藝，則禮在其中。此與禮對言，則禮特謂守諸己者。其實文非外禮而言之也。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即孔子所謂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哉。同意祇此二句可見。孔子隣孔子也。

命其教也

孔子所謂述而篇

論語集注
如有所立卓爾見孔子之所立也何注朱註皆得之
仁齋以為見道甚明依舊道體之見已雖欲從之末
由也已言孔子之終不可及也是顏子深知孔子之
所立也如侯氏胡氏以格物致知知古今達事變釋
博文皆宋儒不知學也仁齋以高妙平實為說亦子
思以後之說也要皆非顏子時意學者察諸又徒潛
心孔子雖顏子亦不能學孔子必遵孔子之教而後
見其所立則後世學者欲學聖人而不遵聖人之教
法徒以其心學之安能得之乎
子路使門人為臣鄭玄曰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

禮欲字可刪蓋子路既使為臣孔子病間而悟之故
曰久矣哉何註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非矣按後
世學者尚義自無此過古之學者尚禮子路亦以禮
大夫有臣而欲孔子之葬備大夫之禮耳其過在泥
禮而未達豈可深咎乎此不特子路其它門人皆有
是惑故孔子深責之所以喻之也後世儒者由此輕
視子路亦坐不知古學耳又按是時子路猶在焉則
孔子不以此時卒也以此觀之曾子啓手足亦未必
曾子以此時卒也而宋儒謂論語記曾子臨終之言
未深思耳

善賈者。賈人之善者也。賈音古。何註益亦爾。自邢昺以為善價。而朱子因之。音嫁。殊不知善琴善笛及良農良工一類。語當謂賈人。未聞貴價謂之善價。可謂謬矣。求良賈。謂求先容之人也。待賈亦待人之先容也。甚當求價待價。語殊未穩。且鄙俚甚。豈君子之言乎。且聘禮執玉。必有賈人從之。是玉難識。故必待賈人。古之道也。按蔡邕石經。沽諸沽之哉。皆作賈。可見賈發平聲。即沽已。

子欲居九夷。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邢昺引東夷傳。畝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

併于儀禮聘禮

淮安府贛榆縣孔望山見地志

夷。又玄菟。樂浪。高麗。滿節。鳧臯。索家。東屠。倭人。天鄙。仁齋因之。又疑為日本。此自諛言。不容辨說。竊疑九夷必是一夷。猶如大湖名五湖。不爾。欲居九夷。何其言之漫也。且此必孔子經過其地。因欲居之不爾。當欲適九夷。而曰欲居。其非遙望者審矣。贛榆有孔望山。相傳孔子適郊。登此。乃東夷地。恐是即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融曰。君子所居則化。文意極是。仁齋乃謂東方有君子國。故曰君子居之。而不容孔子自稱君子。以濟其諛。殊不知何陋之有。語意不相承。適見其不識文辭已。且君子士大夫通稱。孔子未

得見君子者斯可矣。矣述而篇

論語集注

嘗避之。但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指人君耳。若夫吾邦之美。外此有在。何必傳會論語。每作無稽之言。夫配祖於天。以神道設教。刑政爵賞。降自廟社。三代皆爾。是吾邦之道。即夏商古道也。今儒者所傳。獨詳周道。遽見其與周殊。而謂非中華聖人之道。亦不深思耳。自百家競起。孟子好辯。而後學者不識三代聖人之古道。悲哉。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風雅頌。唯雅頌播諸樂。風唯二南。與頌同。豳風有雅頌。其它皆徒歌。此言雅頌則南豳在其中矣。故此章主樂言之。蓋先是雅頌之聲。

或混孔子正之。而後各得其所也。朱註不識此義。詩樂並言。非也。鄭玄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此蓋古來相傳之說。後儒不識。每作新解。豈不謬乎。仁齋論此章。而謂雅頌之叙。它人或能之。然在孔子則傳。在他則否。德隆則言傳。司馬遷輩以著述視聖人。而未知夫子之道。猶日月之繫天。而不關刪述之功。此誠奇論。然其人好奇而昧乎事。要之理學之歸耳。殊不知孔子之前。六經無書。書唯書耳。故謂之書。詩存詠。禮樂皆在人。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子貢曰子張篇

論語集注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孔子周流四方，訪求具至。然後門弟子傳其書。故戴記云：士喪禮於身乎書，可以見已。然其在人者，非孔子孰識其真？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雖有堯舜禹湯文武，微孔子其道泯滅。弗傳所以傳者，以孔子也。後儒不察，妄謂孔子之前亦有六經。孔子刪述而已。又孔子而後，諸子紛然著作，皆倣孔子。而其書汗牛充棟，藉是仁齋輩輕視著作者，不識孔子之世。徒以今世視之，故也。且其人獨尊論語而輕六經，坐是不欲獨以刪述稱孔子，可謂強已。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古註無解。朱子以為孔子自謙之言。此不知而妄為之解者也。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與通之事父遠之事君，語勢正同。朱子乃以為與入則孝，出則弟同義。果爾，何無孝弟之字？且公卿連言，乃王國之辭。若在魯，則公是君，卿是臣。豈容連言？蓋論語之書，門弟子以意記之，故有有序者，有無序者。如三子言志章，序其事甚詳。其它有所為之言，及如此章，省略無序。是本出門弟子一時筆，故千載之下，難識其所由者，極多矣。如此章，孔子贊禮勸人學禮之言也。出則事公卿，以之入則事父兄，以

之禮之在喪品節甚詳由之而行自然不敢不勉獻
酬之禮終日百拜自然不為酒困皆無容我力禮之
力也故曰何有於我哉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何註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
者如川之流邢昺疏孔子感嘆時事既往不可追復
也漢至六朝詩賦所援皆止斯義無復異說蓋孔子
嘆年歲之不可返以勉人及時用力或於學或於事
親或於拮据國家皆爾至於宋儒始以道體解之殊
失逝字義是其人徇性理談精微欲於論語中見斯
意而不可得矣故穿鑿為之爾且其意謂嘆年歲之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中庸第十四章

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
中庸語見第二十六章二
十章

不可返者常人之情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則不
當有此嘆也吁聖人亦人耳豈遠人乎且固執中庸
之言乎則聖人之喪親豈自得乎故曰彼一時也此
一時也中庸乃言道之無不可行耳夫宋儒道體之
說乃據易乾健及中庸至誠無息而引誠者天之道
也以成其說是已夫健以釋乾耳豈可以盡於天乎
健特天之一德也段使天唯以健為其德則天之德
亦小矣哉中庸之誠性之德也性稟諸天故曰天之
道也本非以誠為天之德矣至誠無息亦謂習以成
性則無息已子思之意在語學問之道而不論天道

子謂南容憲問篇

也。宋儒之學理氣耳。貴理而賤氣。氣有生滅而理無生滅。是其道體之說。豈不佛老之遺乎。又謂氣有形而理無形。故以道之粲然者。皆為氣之所使。而欲執一無色相者。以御之。是其道體之說。所以興。亦豈不佛老之遺乎。至於仁齋引孟子以求勝宋儒。亦豈識逝字乎。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天下豈果無好德之人乎。子謂南容尚德哉。若人可以見已。故此有所為之言。朱註引史記為是。但好德者。好有德之人也。後儒不識古言。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

書旅教言朱註引之

請事斯語顏淵篇
先王法言已見

四十曰強仕禮記內則

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鮮能字本諸中庸。分明失之。古來好色之君。不好賢。好賢之君。不好色。二者每每相反。自然之符也。故孔子云爾。大氏孔子之言。多為人君言之者。焉。後世窮措大之解。遂失之爾。譬如為山。蓋孔子解書之言。詩書禮樂。先王四術。孔子當有解詩書之言。其自言亦多稱引古語。觀顏淵仲弓請事斯語。可以見已。故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人多不知此意。此下五章以類錄之。四十曰強仕。五十而爵。故四十五十。德立名彰之時也。

法語之言。先王之法言也。謂之語者。如樂語合語之語。巽與未詳。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此為人君而言之。欲其不侮。匹夫匹婦。後儒不知。誤謂欲學者之立其志。儻侗哉。

不佞不求。當別為一章。子路誦此詩。而孔子抑之。是別事已。孔子之於子路。或稱或抑。所以成材也。故聯而記之。俾學者知孔子教育英才之意。朱子不知。而謂孔子引詩。而美子路。非也。是道也。指詩而言。猶云此詩未足以為臧也。與下未之思也。同例。蓋詩書禮

樂皆先王之道也。故一言片句。皆稱為道。古言為爾。自老氏說大道。而後儒者特拈道字。尊大之。其意非不美矣。然古言終微。如三年無改父之道。道字。學者難其解。亦坐不識古言故也。

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新註無解。故特標之。世主多悅小人之易使。而謂君子不必勝人。故孔子有此言。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孔子稱成德之人也。未註以為學之序。蓋本諸中庸。然中庸言達德與

或說大全朱子
安仁利仁里仁篇

此不同。達德者，謂德之通衆人皆有之者。非謂知者仁者勇者也。或以此知者在先，仁者在次，為說是據。安仁利仁而固執仁者，優知者耳。殊不知德各以性殊。知者仁者亦隨其性以成德已。夫仁知皆大德，故有時乎知在仁上，或可固執乎。如管仲固孔子許其仁，然非桓公知而任之，安能成其仁。桓公為管仲君，是知之德亦大矣。豈必亞仁大氏宋儒不知孔子之道為先王治天下之道，故其論仁知亦不知從治天下上起見，所以鑿也。知者所見明，是以不為物眩惑，故曰不惑。朱註明足以燭理。仁齋曰：達理理學哉。夫

義本孟子據盡心上篇
首端數章

言理則更有事，有人情有時勢，豈理之所能盡乎。仁者不憂。朱註理足以勝私，是其渾然天理之說耳。仁齋曰：仁者心寬故不憂，可謂不識其解已。夫仁者有長人安民之德者也，故仁人以安民為心，以安民為心者，事天者也。事天者樂天，故不憂。是義本諸孟子。誠孔門傳授之說也。後儒不知仁為安民之德，而安民本於敬天，故於仁者不憂，不得其解耳。勇者不懼，無須乎解。仁齋曰：善斷故不懼，一端哉。可與共學，謂信道者也。未可與適道，謂雖信道其志止一經一藝者也。可與適道者，謂其志大而求至於

三十而立為政篇

四十曰強禮記內則內則四
始任矣

先王之道者也。立如三十而立。謂學之成也。權如四

十曰強。發謀出慮。謂成而能用之也。如程子篤志固

執而不變。揚氏知時措之宜。皆不知倫之言耳。宋儒

以權為聖人之大用。二齋先生譏之是矣。又引孟子

譏漢儒反經合道。而謂權當以禮對。亦是矣。祇如謂

經即道也。殊未然。蓋經者以持緯言。是道之大綱處

如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是也。至於以湯武放伐為道

者。則大不然矣。何者。湯武聖人也。聖人者。道之所出

也。孔子曰。畏聖人之言。言猶畏之。况其所為乎。故孔

子而上。無論聖人者。夫湯武者。開國之君也。開國之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中庸第二十章
畏聖人之言季氏篇

誅一夫討孟子梁惠
王篇

君配諸天。舉一代之人。尊而奉之。孰敢間之。戰國時

諸子興而後。有非薄聖人者。是天下之罪人也。孟子

生其時。欲以口舌勝之。遂有誅一夫紂之說。湯武豈

孟子所私哉。孟子不自揣妄。謂我道之祖。務欲分疏

其為聖人。是其過也。爾後世有論湯武放伐者。昉孟

子也。故漢儒以為權。仁齋以為道。皆僭妄已。

唐棣之華。朱子別為一章。引晉書。偏作翩。為是。子曰

以下。孔子解詩之言。古之解詩。豈解其辭哉。詩辭豈

難解哉。觀此章。則於古人學詩之方。思過半矣。

恂恂如。王肅曰。溫恭貌。莫以尚焉。失註。信實之貌。此

△鄉黨

以心言不如以外貌之勝且觀大學怕慄連言則訓
恭為是朱註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本
諸邢疏今人多以祭祀釋禮法豈翹祭祀乎如下文
聘禮亦行之於廟他邦之賓皆接於廟凡禮多行諸
廟者且祭祀豈尚言語乎皆不知禮之失也孔安國
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亦莫以尚焉朱註
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詳也誾誾之解與中正或
同至於以侃侃為剛直蓋未解其意何則下大夫孔
子儕輩也故和樂上大夫為卿當稟事故中正而無
所阿也上大夫而和悅下大夫而剛直大似勢利之

閔子問問先進篇

人孔子豈然乎又如閔

子貢曰子之居事也此三人之
下三人之此與邢疏所云人

齒尊且中正可以見德行也冉有子貢齒卑齒卑者
儕輩自伍獨推尊者使先生言故和樂耳舊註亦極
是

邢昺曰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謂傳擯
時也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
介主副曰擯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
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
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
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

以心言不如以外貌之勝。且觀大學怕慄。連言則訓恭為是。朱註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本諸邢疏。今人多以祭祀釋禮法。豈翅祭祀乎。如下文聘禮亦行之於廟。他邦之賓皆接於廟。凡禮多行諸廟者。且祭祀豈尚言語乎。皆不知禮之失也。孔安國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亦莫以尚焉。朱註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詳也。誾誾之解與中正或同。至於以侃侃為剛直。蓋未解其意。何則。下大夫孔子儕輩也。故和樂上大夫為卿。當稟事故。所阿也。上大夫而和悅。下大夫而剛直。

閔子問問先進篇

人孔子豈然乎。又如閔子問問冉有子貢侃侃閔子齒尊且中正。可以見德行也。冉有子貢齒卑齒卑者儕輩自伍。獨推尊者使先生言。故和樂耳。舊註亦極是。

邢昺曰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謂傳擯時也。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

直當闌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鄭註
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疾胡下子男立
當衡註衡謂車軛其君當軹而九介立左君之北麗
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闌東南西嚮立擯左
主人之南邈迤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
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
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已恐為他事
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
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
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

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
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
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
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
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
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
二等鄭註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
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
公之使亦直闌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
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

十步上擯出闕外闌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遞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未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實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

日新雜圖曰車前後木文曰輿

公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以為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使衣前後襜如也右邢疏之文如此但曰侯伯立前疾胡下者裁大行人職與鄭註之文大行人職曰立當前疾鄭註曰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在地者賈公彥疏曰謂若輶人輶濠四尺七寸軾前曲中是也按輶人職曰凡揉輶欲其孫而無弧深弧音胡木弓也又曰輶欲弧而無折此謂輶之曲處似弓者為弧鄭註胡即弧也是邢昺不善裁之失已邢疏又曰其君當軫軫即軾之誤也大

論語

卷

十步上擯出闕外闡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邈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

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以為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使衣前後襜如也右邢疏之文如此但曰侯伯立前疾胡下者裁大行人職與鄭註之文大行人職曰立當前疾鄭註曰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在地者賈公彥疏曰謂若駟人駟濞四尺七寸軾前曲中是也按駟人職曰凡揉駟欲其孫而無弧深弧音胡木弓也又曰駟欲弧而無折此謂駟之曲處似弓者為弧鄭註胡即弧也是邢昺不善裁之失已邢疏又曰其君當軫軫即軾之誤也大

行人職鄭註曰王立當軫歟則賓豈得當軫乎邢又曰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己恐爲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非也聘禮鄭註曰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斥尊者啟發以進之可以見己邢又曰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按聘禮無旅擯之文司儀職有交擯有旅擯旅擯鄭註曰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陳擯位不傳辭也交擯鄭註曰各陳九介使傳辭也是邢昺時理學未興故猶引禮釋之然其說粗鹵已不及賈公彥輩也程朱出而禮樂掃地故今學

者徒讀新註至此等章茫然不識其所言之意矣又按介擯之間所以相去三丈六尺者聘禮註曰門容二轍參个旁加各一步也賈疏曰轍廣八尺參个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云傍加各一步也者此無正文但人之進退周旋不過再舉足一步故門傍各空一步丈二添二丈四尺爲三丈六尺今按周一尺直今曲尺七寸二分則二丈四尺爲一丈七尺二寸八分三丈六尺爲二丈五尺九寸二分賓不顧矣是聘禮之文也古人之言皆有方言可以見己邢疏曰宰聘禮行聘享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

作賓不顧

送賓不顧鄭註曰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朱註曰紓君敬也可謂不知禮已學者熟三禮而後論語可得而言焉不然其不任臆自恣者幾希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聘禮記曰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與此相類彼以聘執圭言之故曰如恐失之此則泛言之故如不容孔安國曰歛身盡之矣曰鞠躬如也可見形容之言後世儀註以鞠躬為拜揖一類贊唱曰鞠躬拜興可謂謬已大氏後世之禮多不與古同者如拜稽首稽顙自周禮鄭玄註既失

荀子大略篇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楊註曰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

爾雅釋宮

蓋秦以後之禮已予徵諸荀子乃得古拜禮併及此焉立不中門邢昺曰中門謂棖闌之中央君門中央有闌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棖棖闌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按玉藻曰閨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是立者尊右坐者尊左故也曲禮曰為人子者立不中門註不敢當其尊是以私門言之邢據此等之文已祇棖為門棖棖者行馬也為誤爾雅曰楹謂之闌棖謂之楔方言曰棖隨也註棖柱今相隨也則今之貼方也字書闌為門相闕為門楔楹為門相皆非矣棖者門兩旁長木闌者門中央短木

儀禮註疏有東闈西闈蓋闈所以止扇扇有二故闈亦有二註疏猶多可采其說當是又按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闈是不唯立不中門凡出入皆然玉藻又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振與闈之間士介拂振是謂君朝它邦時大夫從君後君中門故大夫亦中門也行不履闈邢疏曰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過位包咸曰過君之空位邢疏曰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按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疏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註云人君視朝

于宁謂天子受朝

于宁謂天子受朝

於路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然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今案李郭二註以推驗禮文諸侯内屏在路門之内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也是邢疏以路門内言之按聘禮記曰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註引論語升堂鞠躬如以下蓋聘禮記之發氣乃以嚮升堂時屏氣也復其位孔安國曰來時所過位也蓋復訓踐踐君之空位故蹑踏不

儀禮註疏有東闈西闈蓋闈所以止扇扇有二故闈亦有二註疏猶多可采其說當是又按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闈是不唯立不中門凡出入皆然玉藻又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振與闈之間士介拂振是謂君朝它邦時大夫從君後君中門故大夫亦中門也行不履闈邢疏曰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過位也咸曰過君之空位邢疏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按曲禮曰天子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疏爾雅

所立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然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今案李郭二註以推驗禮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也是邢疏以路門內言之按聘禮記曰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註引論語升堂鞠躬如以下蓋聘禮記之發氣乃以嚮升堂時屏氣也復其位孔安國曰來時所過位也蓋復訓踐踐君之空位故蹶踏不

寧朱註以為己之位是泥其字耳殊不知古文辭不若是拘拘也就己之位踧踏殊為無意謂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蓋沒階趨者退也豈得謂之進乎

執圭鞠躬如也是諸侯聘之事使大夫執圭以通言其禮先聘次享次私覲聘者致命授圭聘于夫人以璋無幣故曰圭璋特達享者束帛加璧庭實虎豹之皮享于夫人以琮覲者奉束錦執馬君醴賓有籩豆脯醢此三者皆一日行之聘享公事覲私事故曰私覲為人臣者無外交但由使而見古有此禮也次君

送賓籩簠次問次面問者賓以其君命致束帛四皮于主國之卿公事也面者賓自致儷皮四馬私事也次饋夫人送之如饗餼次壹食再饗主君烹大牢以飲賓也次主國大夫饗賓次還玉謂還其圭璧璋琮也次公館賓主君詣賓館訪之也然後賓行其詳見于聘禮今學者唯讀論語註而不知其顛末故畧之爾聘禮記曰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右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又曰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又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踧焉私

覲愉愉焉出如舒雁又曰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
慎皆與論語互相發但入門皇註皇自莊盛也非矣
與下文入門主敬及論語鞠躬不合皇當是惶古字
通用升堂讓註謂舉手平衡也非矣此經所謂至平
階三讓公升二等是也將授志趨註志猶念也念謂
謂審行步也疏以徐趨解之即曲禮所謂執主器操
幣圭璧則尚左手持不舉足車輪曳踵又所謂執玉
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又玉藻所謂圈豚行不舉
足齊如流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是也授如爭
承註爭爭鬪之爭重失隊也疏謂就東楹授玉於主

授

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也下如送疏謂聘享
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非矣授如爭絕句
承下如送絕句既授圭不敢放手其狀如爭物然也
承下如送者既放手而猶以手承于下君旋則隨旋
其狀如送然也君還則退還音旋如周還折還之還
君轉身畢而後退皆為重玉恐其失墜故也鄭註引
論語此文其意以升堂讓為上如揖以下如送為下
如揖故論語鄭註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
忘禮邢疏曰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
忘禮也皆非矣凡升堂下堂禮皆以升下言之其以

上下言之者未之有也且下文別有下階則其誤可知
知已朱註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
授也得之祇徒言高卑而不言所以高卑則似執圭
時或有高卑為粗已夫執圭時高時卑可謂不敬按
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是如揖也執國君之器則
平衡是如授也發氣焉盈容即論語有容色也私覲
愉愉焉以其有醴賓之事也今學者徒以聘享覲禮
有輕重解之粗也夫私覲亦禮也非與其君有素也
其所以愉愉者為其不執玉又有醴故也享亦執璧
以其非命圭故發氣焉盈容是其鞠躬容色愉愉之

差皆以玉也又按何註享用圭璧非也享用璧而已
矣又按何註享獻也是釋詁之文蓋圭璋璧琮它日
皆還之祇束帛四皮則不還故古者以獻訓之學者
多疑故詳爾又按享諸儒皆許兩反則聘享壹食再
饗其在當時言之者何以別之因考易亨虛庚反訓
通公用亨于天子王用亨于岐山皆訓通殊不成意
義蓋此皆聘享之享古作亨故曰亨者嘉之會也嘉
會足以合禮觀其會通行其典禮皆聘享之享也五
禮吉凶軍賓嘉聘享在五禮為賓然如左傳子貢論
執玉高卑而曰茹事不體何以能久是或稱賓禮為

公用亨于天子易大有
九三
王用亨于岐山易升六
四
亨者嘉之會也嘉會足以
合禮據文言觀其會通行
其典禮據繫辭
左傳定十五年

嘉故曰嘉會兩國之所以合禮故曰足以合禮聘享以通萬國故訓通其音當依易虛庚及食饗之饗許兩反然後二者音不相混在古當爾其在文古虛庚反者作亨許兩反者作享後世許兩反者作饗而虛庚反者借享遂致併誤其音爾學者審諸又按此章孔子言禮也非記孔子之事也朱子為是仁齋先生乃不信春秋經傳固據此篇記孔子之行而謂孔子必有聘鄰國之事可謂執拗已下文曰君子不以紺緌飾其非皆孔子之事者豈不章章乎邢昺陋儒以君子為孔子仁齋又以為衍文夫不信六經而信論語

猶之可矣至於論語不與已合者則斥為衍文是論語亦不足信而唯已足信豈不橫乎仁齋又曰聖人之一身動容周旋自中於禮故門人審視熟察則傲矜式傳以為禮若前篇所記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及此篇所記今多見于禮記皆為是也蓋自孔子發之非盡舉古禮而行之也其以為雜記曲禮者不深考耳此仁齋先有此見橫其胸中種種強詞由此而出夫禮者古聖人之所作孔子學之故曰問禮於老聃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語先王之道也故曰苟不王德至道不疑語

問禮於老聃家語觀周篇中庸第二十七章

中庸第二十七章

故曰述而篇

孔子也。夫孔子學古聖人之道，以成其德。是以先王之道，即孔子之行。孔子之行，即先王之道。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何則？其所言與其所行一也。故門弟子作論語，既記孔子之所行，又記孔子之所嘗言。無復差別者，為是故也。則所謂雜記、曲禮者，庸何傷乎？仁齋乃固執論語為孔子語錄，鄉黨一篇必記孔子之行者，獨何心哉？其說至於色斯舉矣，而一窮焉；至於邦君之妻而再窮焉；且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何謂也？謂中於先王之禮也。中也者，喻諸射，發於此而中於彼也。其心所不知覺而自然合於

孟子盡心篇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禮。故曰：盛德之至。若以為非先王之禮，則亦當如宋儒之說，以天理節文解之，而後其義始通矣。是其人譏宋儒而終不能出於宋儒之範圍，吾謂之理學者，流豈不然乎？

君子不以紺緌飾。孔安國曰：一入曰緌，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朱註脫袖字。粗鹵矣。邢疏引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緌，七入為緇，註云：滌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滌以黑，則為緌。緌，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滌以黑，乃成緇矣。爾雅曰：一滌謂之縹，再滌謂之窳，三滌謂之纁。今孔氏云：一入曰取者，未知

出何書。按觀於下文齋必變食。居以遷坐。則齋之所
用。它不用之。所以重齋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王肅曰。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
所施。朱註因之。然當孔子之時。朝祭之服。皆有先王
之禮。故不須言。褻服獨宜若從俗。然故云爾。此本文
所以止言褻服而義自足也。王朱及於朝祭之服。可
謂不知孔子之時爾。夫朝祭服一依禮。何得謂是正
色。是間色。而以己意取舍之為哉。且玉藻玄冠紫綉。
自魯桓公始也。註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此間色亦
非不用已。

當暑。衿絺綌。必表而出之。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
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按曲禮曰。衿絺綌。不入公
門。註衿單也。為其形褻。此與論語正同。故表謂加上
衣。出之。謂絺綌之末見于外。猶如衣裘之相稱。然玉
藻疏載皇氏之說。中衣之上加葛。葛上加朝服。可以
見已。朱註先著裡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
體。引詩蒙彼縹絺。可謂不知禮矣。所引君子偕老。婦
人之詩也。它如碩人詩衣錦褰衣。韋詩裳錦褰裳。皆
豈君子之服乎。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孔安國曰。服皆中外

詩鄭風
碩人詩衛風半詩鄭風

之色相稱也。邢疏謂中衣外裘非也。蓋中指裘外指衣何則。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裼之。麤裘青。豸裘。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是取其色稱者。為裼故也。郊特牲曰。丹朱中衣。而古外衣無朱。可見中衣不拘已。邢又曰。緇衣羔裘。朝服也。而引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為是。素衣麤裘。視朔之服也。而引鄭玄論語註。黃衣狐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而引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為是。又按玉藻。孔穎達正義載皇氏之說云。先加明衣。次加中

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論語邢疏又引之。按明衣。齋時所用。豈祭朝用之乎。司服職云。祀昊天大裘。則祭服無裘者。亦非矣。裼衣上加朝衣。亦經傳所無。不可從矣。

必有寢衣。孔安國曰。今之被也。程子以為當在明衣布之下。觀必有字。則程子為是。狐貉之厚以居。鄭曰。在家以接賓客。朱註。狐貉毛深。

溫厚私居取其適體仁齋乃曰孤貉毛深而溫在家
主溫故厚為之豈謂以為禡邪則倭人不識居字也
去喪無所不佩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
佩也朱註觶礪之屬亦皆佩也此據本文無所不孔
安國備字而遂及觶礪之屬耳然玉藻曰古之君子
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
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
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
心無自入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君子無故玉不
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是喪所不佩者主玉以其有

聲似樂也則無所不佩亦謂朝祭及見賓客皆佩耳
如觶礪乃子弟事父母之禮豈君子所必佩乎升庵
文集引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
結者佩觶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是亦自
旁人言之豈孔子自謂乎

羔裘玄冠不以弔孔安國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
服可謂善解已朱註弔必變服所以哀死非也豈禮
所無而孔子為哀其死故然乎宋儒不問禮動求諸
心妄哉

吉月必朝服而朝孔安國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

我愛其禮八伯篇

莊子齊人問世曰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

服所疏曰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鄭註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按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故亦謂之朝服也邢疏曰魯自文公不行視朝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朝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可謂善解已朱註曰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臆說哉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孔安國曰改常饌易常處朱子曰謂不飲酒不茹葷其說本於莊子莊子古書可以

膳夫職周禮天官玉府職同

卒食以鼻徹于造鄭玄曰造作也鄭司農曰造謂食之故所居處也已食徹置故處

徵已然齋之變食不唯此耳膳夫職曰以樂侑食膳夫受祭而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齋日三王齋則共食玉鄭司農云王齋當食玉者不樂不弔陸氏樂音洛按此曰王齋

日三舉貝子之齋日三大牢又有供玉屑之事但不奏樂不飲酒不茹葷為異耳群下之齋未聞也然亦當盛饌此所謂變食也朱子唯以不茹葷不飲酒解之可謂昧乎古已但曲禮之不樂陸氏音洛者乃據三舉之文誤以為舉樂故也祭統曰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可以見已大行人

大行人職周禮秋官

我愛其禮八伯篇

莊子齊人問世曰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

服而疏曰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韞鄭註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按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故亦謂之朝服也邢疏曰魯自文公不行視朝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朝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可謂善解已朱註曰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臆說哉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孔安國曰改常饌易常處朱子曰謂不飲酒不茹葷其說本於莊子莊子古書可以

膳夫職周禮天官玉府職同

徵已然齋之變食不唯此耳膳夫職曰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齋日三舉玉府職曰王齋則共食玉鄭司農云王齋當食玉屑曲禮曰齋者不樂不弔陸氏樂音洛按此曰王齋日三舉則天子之齋日三大牢又有供玉屑之事但不奏樂不飲酒不茹葷為異耳群下之齋未聞也然亦當盛饌此所謂變食也朱子唯以不茹葷不飲酒解之可謂昧乎古已但曲禮之不樂陸氏音洛者乃據三舉之文誤以為舉樂故也祭統曰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可以見已大行人

大行人職周禮秋官

職合禮九舉註鄭司農曰舉舉樂也鄭玄曰九舉舉
牲體九飯也賈疏曰先鄭云舉舉樂也者按襄二十
六年左氏傳云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後鄭易
之以為舉牲體者但此經食禮九舉與饗禮九獻相
連故以食禮九舉為舉牲體其實舉中可以兼樂以
其彼傳亦因舉食而言也此賈公彥亦不知鄭玄之
意蓋禮舉牲體者多奏樂是舉牲奏樂多相仍也故
左傳云爾然諸經之文舉自舉奏自奏如膳夫職亦
唯曰以樂侑食而不曰舉又大司樂職曰王大食三
侑皆令奏鐘鼓亦不曰舉可以見已且以舉為舉樂

則曲禮祭統不與膳夫職合於是知漢儒精禮後世
不能及焉居必遷坐居者燕居也燕居必不沿齋時
之坐所以重齋也所以不言齋遷坐者齋以立為主
故也又按所謂葷者世多以五辛當之非矣五辛之
名出于浮屠爾後醫家道家亦有之亦倣浮屠者已
玉藻曰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鄭
註云膳美食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
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茢茨帚也葷或作焄士相見禮
之記膳葷請退可也註膳葷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
屬古文葷作薰此葷辟惡之物凡芬芳之類皆謂之

其臭如蘭易繫辭

爾雅釋器

葷故或作君。豈惡其穢乎。檀弓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姜桂之謂也。註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通雅引此。以為葷是矣。所以齋不茹葷。不飲酒者。以其芬芳奪人意故也。何註連下。不多食。為皆齋之事。而曰姜辛而不臭。故不去。非也。後人又據何註。臭字。而疑齋忌臭穢。故不茹葷。殊不知臭字。在古為五臭總稱。其臭如蘭。可以見已。

食饘而餲。孔安國曰。饘。餲。臭味變。釋器曰。食饘謂之餲。是饘餲無別。未知本文何故加而字也。朱註。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未知何據。魚餕而肉敗。肉謂牲

食鑿職周禮天官

肉。非謂魚之肉也。不時。鄭玄以為非朝夕日中時。非矣。朱註為是。王制曰。五穀不時。菓實未熟。不粥於市。故君子不食也。食鑿職曰。食鑿。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齋。凡食齊。既春時。羹齊。既夏時。醬齊。既秋時。飲齊。既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醎。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疏曰。雖以王為主。君子大夫已上。亦依之。蓋天子敬天。故攝養其體。以共天職。君子大夫雖賤乎。其所以共天職。乃不殊。故古有此禮。論語。食饘以下。亦嘗

以是意蓄之

不得其醬不食。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此舉一例。

其餘已內則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

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何晏無解。朱註以為飯之氣。此

甚似後世文辭。邢疏曰：氣小食也。是解氣為餼。蓋邢

昺時他古註尚存。而昺取其說耳。據其說則食為食

饗之食。餼為餼牢之餼。言肉雖多不得過食餼之數

也。古文辭當如此。王制曰：庶羞不踰牲。是其禮也。

惟酒無量不及亂。按燕禮大射禮鄉射禮鄉飲酒禮

湛詩小雅白華之什
有駉詩魯頌
賓之初筵詩小雅桑扈
之什

其終皆無筭爵。無筭樂。以至執燭。是古禮為然。故湛

露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有駉詩曰：鼓咽咽。醉言

舞。于胥樂兮。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賓之初筵曰：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

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

曰既醉止。威儀忼忼。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

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

側弁之俄。屢舞傴傴。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

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此以失威儀為亂也。

朱註引程子云：真道學先生哉。豈謂以獨飲言邪。

曹覃詩周南

采蘋詩召南

谷風詩邶風

七月詩豳風

斯干詩小雅祈父之什

周禮天宮內宰

艷妻以下四句亦據詩辭

汙酒市所不_レ入。王制曰：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此君子所以不食。先王之道為爾。至於其所以然之故，則曹覃詩曰：葛之賈，今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獲。為締為綌，服之無斃。采蘋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谷風詩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七月詩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斯干詩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易家人曰：在中饋，貞吉。周禮王后六宮皆事蠶織，王食各有其官。至於士庶，則衣服出於宮，飲食出其廚，皆婦女之事也。此制壞而艷妻

上文沽酒字了，有是也

沽之哉子罕篇

煽方處，休其蠶績，不績其麻。市也。娑娑然後衣服飲食。有粥於市者，故先王禁之。君子之不食，恐犯先王之制也。朱子乃曰：恐不精潔，或傷人，也可謂不知而為之解已。夫衣服飲食，不粥於市，先王之仁也。沽酒市脯不食，知其解者，亦可以依於仁矣。不知其解者，徒使人養其奢侈之心。噫！又按沽，邢訓賣是矣。沽之哉，亦訓賣。朱子訓買，非矣。何則？賣酒不食，則不買也。買酒不食，則人買酒飲，我豈可不飲乎？亦非禮意也。不撤薑食，何註以為蒙齋文？然齋豈飲酒？故朱註為驟。然朱子引本草，毒通神明，鑿矣。仁齋先，以為善

之王曰曰曰曰曰
嗜羊棗孟子

子夕嗜芟楚語
禮記祭義曰齊之日
思其所嗜

辟邪惡食曰。安品故與不得其醬不食同。然食撤而
獨留薑豈其然。蓋孔子嗜薑如文王嗜曰。歎曾皙嗜
羊棗人之性所不免也。故孔子亦有所嗜。然不多食
所以為君子是而已矣。自後世儒者論尚苛刻。乃始
諱有所嗜。以為欲也。豈人情乎。如子夕嗜芟。子木撤
之。而柳宗元作非國語。引君子之齋。思其所嗜之義。
豈不然乎。故不多食。連上為是。何朱皆不連上。作一
切之解。果其說之是乎。則當在不得其醬不食之下。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此傳論語者以解
上句。而後來傳寫誤入正文。觀矣字可以見已。且但

曰祭肉何以知其為家祭肉乎。蓋泛言之辭。故鄭玄
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其意謂
自其家祭肉而外。以至鄉里所饋。皆不出三日。祇祭
於公者較急耳。此所以援以解上句也。上曰祭於公
而此但曰祭肉。不復識別。其辭不相應。故知其為註
解也。朱子不知古文辭。其為僮侗解亦宜。
食不語寢。不言。邢疏答述曰。語直言曰言。朱註因之。
邢釋其義曰。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猶之可矣。寢
息宜靜。故不言也。人皆然。何必君子已哉。然若有事
雖臥豈不言乎。當食而人與之言。豈容不。述乎。朱

詩引范氏注一無適解是聖人為道遠也楊氏
作養生解窘哉此不知而為之解者也蓋語者誨言
也如樂語合語之語古者飲食之禮如養老有乞言
合語然當食之時不語食訖乃語所以尊道也故君
子平日亦依其禮當食不誨言也寢者內寢也言者
言政事也如高宗三年不言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
無道其默足以容皆以言政事為言內寢不言政事
所以敬天職也又如雜記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
而不問可見語非答述也然是古言也非孔子之時
言也琴張引古言以見孔子行之已

係キマウ 甚降キマウ 于卑キマウ 迫于上キマウ

雖疏食菜羹瓜絕句祭必齊如也絕句孔安國曰齊
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此祭字非祭祖先也祭
上世始為飲食者也舉瓜包它菓已玉藻曰瓜祭上
環又曰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係卑朱子從陸氏瓜
作必非矣陸氏所見魯論必寫誤耳孔安國魯人豈
不讀魯論乎蓋食必祭古人之常何必記下文曰有
盛饌必變色而作此嫌於盛膳疏食敬有降差故記
其意專在齊如也耳

席不正不坐是恐齋時之禮或錯簡或訛字耳何則
下文文明言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是亦有正不正之

時也。且古者廟朝。廷則豈有席不正者乎。古不容
豈必正其席乎。適他人而席不正不坐。則君子難
人。豈有此事乎。故恐是齋時之禮耳。且司儀職曰。凡
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則禮不
正其席者。亦必有之。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可謂任
其臆而語聖人已。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
之序也。故唯杖者是視。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蓋古禮為爾。故孔子行之。
而其禮之義不可得而知之矣。孔安國曰。恐驚先祖。

郊特牲曰。鄉人禡。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鄭註
云。禡。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禡或為獻
或為難。音曰。禡音傷。難或作儺。蓋本諸朱註。儺雖古
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
也。安哉。是其意謂先王之禮有不合孔子之心者。宋
儒持敬。乃不合其心。爾雜記曰。子貢觀於蜡。孔子曰。
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
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
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也。方識之義。則天怪儺之近乎戲也。

事 十儀禮也
却疏曰問問遺也謂曰
遺也也禮云凡以弓
劍苞首篋等問人者操以
命如使之容

師職周禮天官

問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問遺也聘禮有問遺之重
者也故再拜而送之朱註問無辭但謂如親見之敬
也豈謂訪問邪若徒如親見之敬已矣則斯邦他邦
何別觀他邦之文則為聘禮之問者審矣宋儒不知
禮故慊慊焉乎爾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孔安國曰未
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古人解古文辭可謂盡之矣
祇其辭簡奧讀者未易解已故故實也謂禮也未知
其故故不敢嘗是解孔子之言也禮也者言孔子所
以言者禮也鑿師職曰鑿師掌鑿之政令聚毒藥以

信襄二十三年

記曰禮記曲禮

共鑿事是古之藥多毒藥故鄭註曰藥之物恒多毒
說命曰藥弗瞑眩其疾弗瘳左氏傳曰美疾不如惡
石皆謂其毒也故古者無饋藥之禮以其毒也慎之
也故記曰鑿不三世不服其藥鑿師職又曰凡邦之
有疾病者死傷者造焉則使鑿分而治之豈毒而饋
之乎故饋毒於人而令死者謂之饋藥焉是所以
無饋藥之禮也孔子時禮失俗變貴人聞疾或饋之
藥時人亦必嘗之依賜食之禮也皆非禮也康子饋
藥孔子以為非禮而卻之不恭也不恭亦非禮也故
曰丘未達也言必有是禮然丘未之聞也

嘗不取嘗焉亦斥其非禮而諱以己之不學自不傷其心亦不踐非禮故孔安國曰禮也贊孔子也宋儒不知之而曰禮也謹疾也直也豈不妄哉且范氏曰受而不飲是解嘗為飲可謂不知字已如下文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皆謂食其少許如嘗試然故曰先也飲食有節烏知君之賜不在我食時也豈能食而盡之哉故對使而先嘗少許以示不虛君之賜然後聚親戚以共食之以榮其賜禮必有之矣故曰先嘗此嘗亦然雖時人豈必服其藥乎亦對其使而嘗少許以示不虛其賜已

曰傷人乎不問馬朱註貴人賤畜是誠然也且家及鄰里救火者必焦其額爛其膚者有之矣故曰傷人乎救火者豈徒救既而不救馬乎故不必問然子張曰陳文子有馬十乘數馬以稱富則它人或問馬而不問人者故門人記之爾

君賜生必畜之畜以為牲也何則蒙上賜食之文其非犬馬審矣且謂之生者對腥之言也有牲曰祭無牲曰薦牲必舉牲體非特殺不可矣故賜腥而薦之以其不可以祭也故止薦之邢疏必畜養之以待祭已之用已得之朱註畜之者仁君之惠孟才擊陳佛

氏慈悲沃其肺腸哉無故不殺者謂非祭與賓客也
用牲者重禮也戒非重禮而殺也豈語其仁哉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
命之祭然後祭謂雖君以客禮待然必命祭而後祭
否則不祭也又曰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辯音徧此正
與論語同先飯徧嘗羞飲者先飯也俟者俟君之祭
畢也雖先飯而少嘗之耳必俟君之祭畢而食而後
食也又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
俟此謂別有嘗羞者則已不敢嘗必俟君之食然後
食飯飲而俟者註曰飯飲利將食也疏曰利喉以俟

首八向也在唐虞

君也蓋謂不敢越次恣食必利喉以俟君之食也少
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亦與論語同已
者即玉藻之俟也

疾君視之東首包咸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是
必古來相傳之說何則南牖之下本文所無也邢疏
曰病者常居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
東首今君得南面而視之是亦解包咸南牖之下耳
東首終無解朱註曰東首以受生氣也果其說之是
乎則雖君不視當爾受生氣何關君視乎按玉藻曰
君子之居恒當戶註鄉明又曰寢恒東首註首也

尹寢必東首者禮也君來視之故正其禮於闕也
而寢之所以必東首者鄭玄解其義而曰首生氣也
未知其說當否朱子剿以入論語註以傳會疾欲生
之意可謂妄已蓋古人室制戶在東南寢恒東首者
亦與居恒當戶同義皆取鄉明也所謂首生氣者漢
儒好言五行之失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
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是也
朋友死無所歸謂朋自遠方來者也斯邦之人必有
親戚也古人必歸葬其鄉觀於檀弓曰太公封於營

字子葬子贏博亦據
檀弓

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
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獨美太
公者以其既封營丘不必歸葬可也季子葬其子于
贏博間亦以異於人表之也故此不曰葬而曰殯也
檀弓又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
我乎殯其為它邦人者審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朱註敬其祖考同於
已親也非矣敬神也何則雖毒祭必拜也祭必唯祖
考已哉
寢不尸居不容包咸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

是。不知而為之解者也。言在內寢坐不必如尸也。禮曰坐如尸。鄭註視貌正。正與居不容一類。故此連言耳。包咸以來解寢為臥。古書固有之。然此臥之容也。既曰居不容。居既不容。臥豈有容乎。故知其誤也。居不容。孔安國曰。為室家之敬。難久。可謂善解。已勝朱註萬萬。何則。道不遠人。聖人之道。不强人。以其所難久也。且朱註曰。居。居家非也。仲居。間居。今文作仲居。居。即間居也。何必加家字。且居家亦有祭祀賓客之事。豈不容乎。

雖狎必變。孔安國曰。狎者素親狎。雖褻必以貌。周氏

曰。褻謂數相見。是狎褻何別。朱註。褻謂燕見。為是如褻衣之褻。可以見已。

式負版者。此註誤入正文。不爾。張公合三論時。註異

文者。當時必朱墨別書。後世混之也。何則。負版在凶服。豈別物乎。何註。孔安國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是負版以下。何晏不知而強為之解也。凶服與吉服對。即喪服也。戶籍曰版。出周禮小宰職。然謂持版籍者為負版。豈有之乎。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民者。君之大也。君之職當然為下敬之僭也。豈有之乎。且途遇負版籍者。何以識

之乎

迅雷風烈必變。王藻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鄭玄曰：敬天之怒。朱註：因之。然以雷為天怒者，古未之聞也。大象傳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是君子象洊雷也。言其奮作也。非懼雷也。雷果天之怒乎？易曰：雷驚百里，不喪匕鬯，豈不為抗天乎？說卦曰：帝出乎震。孔子間居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皆言神之行也。君子所以敬者，值神之行也。夫天生萬物，上天之載，雷始發聲，天之仁也。豈可以為怒乎？月令曰：先雷三日，奮

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疏曰：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嬖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是其義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曲禮曰：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欵，不妄指，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與此正同。又曰：登城不指，城上不呼，頗相似也。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逸詩也。曰：以下解詩之言，引孔子之事，以解之。韓詩外傳多此類，不可疑矣。共訓拱為是，衆星共之，可以徵已。朱子訓拱執非矣。與說

其爾私所以徵已舊註言以是句為江鄉當
不識古書故以無有謂文亦學之六也
子之行又

論語徵戍

